

聖賢之性

卷七至八

聖

孫子集註卷之七

軍爭篇

曹操曰兩軍爭勝○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王哲曰

曰爭者爭利得利則勝宜先審輕重計迂直不可使敵乘我勞也○張預曰以軍爭為名者謂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筭恭行天罰○張預

曰受君命伐叛逆

合軍聚眾

曹操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為軍陳○梅

堯臣曰聚國之眾合以為軍○王哲曰大國三軍

孫子兵法
卷之七
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其賦則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衆○張預曰合國人以為軍聚兵衆以為陳

交和而舍

曹操曰軍門為和門左右門為旗門以車為營曰轅門以人為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為交和○李筌曰交間和雜也合軍之後疆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雜而作之力相兼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杜牧曰周禮以旌為左右和門鄭司農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叙和出入明次第也

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對也○賈林曰舍止也士衆六雜和合而止於軍中趨利而動○梅堯臣曰軍門為和門兩軍交對而舍也○何氏曰和門相望於合戰爭利兵家難事也○張預曰軍門為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交相和睦然後可以出兵為營舍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莫難於軍爭

曹操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杜牧曰

於爭利害難也○梅堯臣曰自受命至此爲最難
○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曹操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杜牧曰言
欲爭奪先以迂遠爲近以患爲利誑給敵人使其
慢易然後急趨也○陳皞曰言合軍聚衆交和而
舍皆有舊制惟軍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爲直以
患爲利者卽不能與敵爭也○賈林曰全軍而行
爭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得其地則輸敵之
勝最其難也○杜佑曰敵途本迂患在道遠則先

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爲利○梅堯臣曰能變迂
爲近轉患爲利難也○王皙曰曹公曰示以遠速
其道里先敵至哲謂示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或
奇兵從間道出也○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山
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隨逐鄉導
由直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陷險之患得利亦
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
降故下云不得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張預曰
變迂曲爲近直轉患害爲便利此軍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

孫子集註
計者也

曹操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至者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李筌曰故迂其途示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用兵若此以患為利者○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為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

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闕與遂得解○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以羸兵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赴也○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

孫子集註 卷之七
害之謀也○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
出奇則當行之途示以迂變設勢以誘敵令得小
利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
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合為變其疾如風是
也○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勝凡欲近爭便地
先引兵遠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
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為直以
患為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原而
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為
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為利軍爭為危

曹操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李筌曰夫
軍者將善則利不善則危○杜牧曰善者計度審
也○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為利彼
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
危之道也○梅堯臣曰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
○又一本作軍爭為利衆爭為危○何氏曰此又
言出軍行師驅三軍之衆與敵人相角逐以爭一
日之勝得之則為利失之則為危不可輕舉○張
預曰智者爭之則為利庸人爭之則為危明者知

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曹操曰遲不及也○李筌曰輜重行遲○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奇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逮○梅堯臣曰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王皙曰以輜重故○張預曰竭軍而前則行緩而不能及利○李筌曰人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操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李筌曰委棄輜重則軍資闕也○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賈林曰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杜佑曰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悉棄捐○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行則輜重棄○王皙同曹操註○何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為敵所掠故棄捐也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

孫子集註 卷之七
曹操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為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曹操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為擒○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為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

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為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臏死於馬陵亦其義也○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為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為一舍倍道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為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九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十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巳午時至者有申未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得

孫子集言 卷之七 七
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
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
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可知也
○陳皞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
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
九皆疲困一則勁者也○賈林曰路遠人疲奔馳
力盡如此則我勞敵佚被擊何疑百里爭利慎勿
爲也○杜佑曰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爲擒也
彊弱不伏相待率十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梅
堯臣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今乃晝夜不休行百

里故三將軍爲其擒也何則涉途旣遠勁者少罷
者多十中得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師也○王
哲曰罷羸也此言爭利之道宜近不宜遠耳夫衝
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苟日
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勁者能至固已困乏
矣卽敵人以佚擊我之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
宣王曰吾倍道兼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
奢亦卷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
并氣積力增壘遣間示怯以驕之使秦不意其至
兵又堅奢又去關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及發

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投之險難先據高陽奇正相因曷為不勝哉○何氏曰言三將出奇求利委軍衆輜重卷甲務速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我勞敵佚敵衆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為倍道晝夜不息為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不得飲饑

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饑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帥必皆為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況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為遠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廢上將軍其法半至

曹操曰廢猶挫也○李筌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一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

不至疲○杜牧曰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
先往也○賈林曰上猶先也○杜佑曰蹙猶挫也
前軍之將已為敵所蹙敗○梅堯臣曰十中得五
猶遠不能勝○王皙曰罷勞之患減於大半止挫
敗而已○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
沉百里乎蹙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曰唐太宗
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
也答曰此形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既敗衆心已沮
迫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
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

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曹操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李筌曰近不
疲也故無死亡○杜牧曰三十里內十人中可
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
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
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
三分之二至○梅堯臣曰道近至多庶或有勝○
王皙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
二至蓋其精銳者之力未至勞乏不可決以為敗

孫子集註 卷之七
故不云其法也○張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大半不
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
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曹操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李筌曰無輜重者
闕所供也袁紹有十萬之衆魏武用荀攸計焚燒
紹輜重而敗紹於官渡無糧食者雖有金城不重
於食也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漢赤眉百
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善用兵者先耕
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乏闕也漢高祖無關中光武

無河內魏武無兗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也○杜
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
陳皞曰北說委軍爭利之難也○梅堯臣曰三者
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王皙曰委積謂
薪鹽蔬材之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
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
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
而爭利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操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李筌曰預

孫子集註 卷之七
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交也○杜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陳皞曰曹說以爲不先知敵人之作謀即不能預結外援二說並通○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預交鄰國以爲援助也○張預曰先知諸侯之實情然後可與結交不知其謀則恐翻覆爲患其鄰國爲援亦軍爭之事故下文云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是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操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澗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梅堯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澤澗淖之所必先審知○張預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木聚者爲林坑坎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李筌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

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即鹿無虞則其義也○
杜牧曰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轆轤之
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
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
邑廢邑園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
盡藏之然後不失地利衛公李靖曰凡是賊徒好
相掩蔽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
歷山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却履於中
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藜薄然後傾耳以遠聽
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視氣色覩水

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辨來寇之驅馳
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賞罰必重
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
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陳皞曰凡此地利非用
鄉人爲導引則不能知地利也○杜佑曰不任彼
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梅堯
臣曰凡丘陵原衍之向背城邑道路之迂直非人
引導不能得也○何氏曰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
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
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

直則雖至于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
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驛所絕深入其阻不亦
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密嚴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
矣况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
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決之害醉行則有暴來之
鬪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
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
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立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
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
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

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
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
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饑渴茲亦能獲
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
陰持姦計為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
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為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
豐其室家使之係心即為吾人當無翻覆然不如
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
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
無失矣○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

孫子集言 卷之四
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鄆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梅堯臣曰非詭道不能立事○王皙曰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何氏曰張形勢以誤敵也○張預曰以變詐爲本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爲立

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梅堯臣曰非利不可

動○王皙曰誘之也○何氏曰量敵可擊則擊○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

曹操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也○李筌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爲變化之形○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陳皞曰乍合乍分隨而更變之也○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爲變化之術○梅堯臣王皙同曹操註○張預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爲變化

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衛公兵法云
兵散則以合為奇兵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
散三合復歸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操曰擊空虛也○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
退至疾也○梅堯臣曰來無形跡○王皙曰速乘
虛也○何氏同梅堯臣註○張預曰其來疾暴所
向皆靡

其徐如林

曹操曰不見利也○李筌曰整陳而行○杜牧曰

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為敵
人之掩襲也○孟氏曰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以
防其掩襲○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
而其大不移○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
王皙曰齊肅也○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
木之森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
林輕者如炮如燔也

侵掠如火

曹操曰疾也○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杜牧
曰猛烈不可嚮也○賈林曰侵掠敵國若火燎原

不可往復○張預曰詩云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
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

不動如山

曹操曰守也○李筌曰駐車也○杜牧曰閉壁屹
然不可搖動也○賈林曰未見便利敵誘誑我我
因不動如山之安○梅堯臣曰峻不可犯○王哲
曰堅守也○何氏曰止如山之鎮靜○張預曰所
以持重也荀子議兵篇云圓居而方正則若盤石
然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移犯
之者其角立毀

難知如陰

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覩萬象○杜牧曰如
玄雲蔽天不見三辰○梅堯臣曰幽隱莫測○王
哲曰形藏也○何氏曰暗祕而不可料○張預曰
如陰雲蔽天莫覩辰象

動如雷震

李筌曰盛怒也○杜牧曰如空中擊卞不知所避
也○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應太公曰疾雷不及
掩耳○梅堯臣曰迅不及避○王哲曰不虞而至
○何氏曰藏謀以奮如此○張預曰如迅雷忽擊

孫子集言 卷之七
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瞬目

掠鄉分衆

曹操曰因敵而制勝也○李筌曰抄掠必分兵爲數道懼不虞也○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陳皞曰夫鄉邑村落因非一處察其無備分兵掠之 掠鄉一作指向○賈林曰三軍不可言遣故以旌旗指向隊伍不可語傳故以麾

幟分衆故因敵陳形可爲勢此尤順訓練分明師徒服習也○梅堯臣曰以饗士卒○王皙曰指所鄉以分其衆鄉音向○何氏曰得掠物則與衆分○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曹操曰分敵利也○李筌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杜牧曰廓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刻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

孫子集言 卷之七
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之○陳皞曰言
獲其土地則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賈林曰
廓度也度敵所據地利分其利也○梅堯臣曰與
有功也○王皙曰廓視地形以據便利勿使敵專
也○張預曰開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
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
恐非謂此也

懸權而動

曹操曰量敵而動也○李筌曰權量秤也敵輕重
與吾有銖鎰之別則動夫先動為客後動為主客

難而主易太一遁甲定計之筭明動易也○杜牧
曰如衡懸權秤量已定然後動也○何氏同杜牧
註○張預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
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言權量敵之輕重審察
將之賢愚然後舉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餒寒生於道路○杜牧曰
言軍爭者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為勝其計
量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
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梅堯臣曰稱量利害而

動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王皙曰量敵審輕重而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梅堯臣曰軍之舊典○王皙曰古軍書

言不相聞故為金鼓

杜佑曰金鈺鐸也聽其音聲以為耳候○梅堯臣曰以威耳也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王皙曰鼓鼙鈺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為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為目候○梅堯臣曰以威目也目威於色不得不明○王皙曰表部曲行列齊整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李筌曰鼓進鐸退旌賞而旗罰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故不亂也勇怯不能進退者由旗鼓正也○張預曰夫用兵既眾占地必廣首尾相遠耳目不接故設金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眾進退如一矣故曰鬪眾

如鬪寡形名是也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卽今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也乃斬之○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

王皙曰使三軍之衆勇怯進退一者鼓鐸旌旗之爲也○張預曰士卒專心一者忌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雋者恐進退不一耳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

敵刻期而戰也軍襲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明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答曰富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人來襲我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亦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繞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鈎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星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必立小

堡上致柴薪穴為暗道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卽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向俱發敵人雖有韓白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恐夜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卽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網矣故司馬

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兵下之奇才也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雜以居之若有賊夜來斫營萬人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候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陳皞曰杜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人刻期而戰非也天寶末李光弼以五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之豈止待賊斫營而已○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惑敵人耳目○王哲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熱我之威武聲氣也傳

曰多鼓鈞鼓以夜軍之○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進吳師分以禦之遂爲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馬卞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踈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

三軍可奪氣

曹操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李筌曰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勺齊人一鼓公

將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
 敗績公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杜
 牧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
 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
 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
 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氏丘儉
 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司景王街枚徑造之欽子
 焉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
 之可破旣而三噪之欽不能應焉退相與引而東

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
 舊將焉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
 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焉鼓而欽不應其勢
 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王皙曰震熱衰惰則
 軍氣奪矣○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輕敵卒
 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
 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矣
 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
 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有所乘則可矣○張預
 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舍生稟血鼓作鬪爭雖死

孫子集註
卷之七
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
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
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
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鬪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
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
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完
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所謂守
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彼之氣
可得而奪也

將軍可奪心

李筌曰心之令憤撓之令亂間之令踈卑之令驕
則彼之心可奪也○杜牧曰心者將軍心中所倚
賴以爲軍者也後漢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高
平第一峻遣軍將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
斬之遣其副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
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
所取計者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
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後燕慕容垂遣
子寶率衆伐後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
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問絕道武乃詭其行人之

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
憂懼以爲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
陂○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惑奪其氣軍旣奪氣
將亦奪心○王皙曰紛亂誼譁則將心奪矣○何
氏曰先須已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
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
是也○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
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惑迫
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

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
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
可得而奪也

是故朝氣銳

陳皞曰初來之氣氣方盛銳勿與之爭也○孟氏
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卽朝氣也○王皙
曰士衆凡初舉氣銳也

晝氣惰

王皙曰漸久少怠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王皙曰怠久意歸無復戰理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李筌曰氣者軍之氣勇○杜牧曰陽氣生於子成於寅衰於午伏於申九晨朝陽氣初盛其來必銳故須避之候其衰伏擊之必勝武德中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泥水東建德列陳彌亘數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令

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饑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饑倦悉列坐石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生擒建德○陳皞曰有辰巳列陳至午未未勝者午未列陳至申酉未勝者不必事須晨旦而爲陽氣申午而爲衰氣也太宗之攻建德也登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盡銳來攻我當少避之退則可以騎留之以明不須晨旦也九彼有銳則如此避之不然則否○杜佑曰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也曹劌之說是也○梅堯臣

曰氣盛勿擊衰懈易敗○何氏曰夫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好生而懼死無故驅之就卧尸之地樂趨於兵戰之場其心之所畜非有忿怒欲鬪之氣一旦乘而激之冒難而不顧犯危而不畏則未嘗不悔而怯矣今夫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則率爾爭鬪不啻諸劇至于操刃而求鬪者氣之所乘也氣衰則息惻然而悔矣故三軍之視強寇如視處女者乘其忿怒而有所激也是以卽墨之圍五千人擊却燕師者乘燕剽降掘塚之怒也秦之鬪十倍我者因三施無報之怒所以我怠而秦奮也二者

治氣有道而所用乘其機也○張預曰朝喻始書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爲辭也凡人之氣初來新至則勇銳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情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已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前趙將游子遠之敗伊餘羌唐武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用此術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李筌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杜牧曰司馬法曰本心固言料敵制勝本心已定但當調治之使安靜堅固不爲事撓不爲利惑候敵之亂伺敵之譁

孫子集言 卷之九 則出兵攻之矣○陳皞曰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行伍輕囂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我之清淨待敵之誼譁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也○梅堯臣曰鎮靜待敵衆心則寧○王皙同陳皞註○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於曾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

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卧而不起欒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有餘也○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忿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已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

閑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饑虛此理
人力者也○梅堯臣曰無困竭人力以自弊○王
哲曰以餘制不足善治力也○張預曰近以待遠
佚以待勞飽以待饑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
善治已之力以困人之力者也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操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李筌曰正正者齊
整也堂堂者部分也○杜牧曰堂堂者無懼也兵
者隨敵而變敵有如此則勿擊之是能治變也後
漢曹公圍鄴袁尚來救公曰尚若從大道來當避

之若循西山來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逆擊大
破之也○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無懼
也必有奇變○王哲曰本可要擊以視整齊盛大
故變○何氏曰所謂強則避之○張預曰正正謂
形名齊整也堂堂謂行陳廣大也敵人如此豈可
輕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
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
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李筌曰地勢也○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

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丘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孟氏曰敵背丘陵為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杜佑曰敵若依據丘陵險阻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既馳勢不便及有殞石之衝也○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丘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王皙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何氏曰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

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今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從之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却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且却且引得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竝即奔遁○張預曰敵處高為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弧矢之施發皆不便也故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

仰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勢不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伴北勿從

李筌杜牧曰恐有伏兵也○賈林曰敵未衰忽然奔北必有奇伏要擊我兵謹勸將士勿令逐追○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兵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欲以為繼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勢不至北必有詐也則勿逐○何氏曰如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廉頗將拒秦於

長平秦陰使白起為上將軍趙出兵擊秦秦軍伴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發卒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中射而死蜀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一朝備燒屯去惇遣諸將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惇等

果入賊伏裏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西魏末遣將
史寧與突厥同伐吐谷渾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
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真城留其征南
王及數千人固守寧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關門
逐之因回兵奪門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
征南王俘獲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北齊高澄立
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
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召將師而語之
曰我當作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誠之
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走梁人

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爲信爭掩
擊遂大敗之唐安祿山反郭子儀圍衛州僞鄭王
慶緒率兵來援分爲三軍子儀陳以待之預選射
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誠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
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旣戰子儀僞退而
賊果棄之乃開壘門遽聞鼓譟矢注如雨賊徒震
駭整衆追之遂虜慶緒○張預曰敵人奔北必審
眞僞若旗鼓齊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
敗也必有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輒亂人置馬駭
此眞敗却也

孫子集言
卷之七
三十三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彊氣也○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隋隋臣季良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隋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隋師敗績○陳皞曰此說是避敵所長非銳卒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且勿攻之待其懈惰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鬪其鋒莫當蓋近之爾○梅堯臣曰伺其氣挫○何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

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至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今但有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

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毋丘儉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悉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日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其歸路恪懼而遁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年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

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生擒伊餘于陳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覩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令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

合後賊食盡夜遁一戰敗之又太宗征薛仁杲於折墪城賊十有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請戰太宗曰我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鬪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必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驕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

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將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先餌之羅睺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禦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又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出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與賊

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張預曰敵若乘銳而來其鋒不可當宜少避之以伺疲挫晉楚相持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又唐太宗征薛仁果賊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當且閉壘以折之待其氣衰可一戰而破也果然

餌兵勿食

李筌曰秦人毒涇上流杜牧曰敵忽棄飲食而去先須嘗試不可便食慮毒也後魏文帝時庫莫奚

侵擾詔濟陰王新成率衆討之王乃多爲毒酒賊旣漸逼使棄營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王簡輕騎縱擊俘獲萬計○陳皞曰此之獲勝蓋非偶然固非爲將之道垂後世法也孫子豈以他人不能致毒於人腹中哉此言喻魚若見餌不可食也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公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卽知餌兵非止謂寘毒也食字疑或爲貪字也○梅堯臣曰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敗敵以兵來釣我我不可從○王皙曰餌我以利必有

奇伏○何氏曰如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
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
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
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
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載土以
豆覆其上鄧弘取之為赤眉所敗曹公未得濟而
放牛馬馬超取之而公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文
醜劉備分取之而為公所破又如後魏廣陽王元
深以也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為于謹伏兵
所破此皆餌之之術也○張預曰三略曰香餌之
下必有懸魚言魚貪餌則為釣者所得兵貪利則
為敵人所敗夫餌兵非止謂寘毒於飲食但以利
留敵皆為餌也若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
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是也

歸師勿遏

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杜牧曰曹公自
征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
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
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
步騎來攻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遏吾歸師而

孫子集註
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孟氏曰人懷歸心必
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杜佑曰人人有室家
鄉國之往不可遏截之徐觀其變而制之○梅堯
臣曰敵必死戰○王皙曰人自爲戰也勿遏塞之
若猶有他慮則可要而擊曹公攻鄴袁尚來救諸
將以爲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則避之
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歸意全循
山來則顧負險且有懼心也○何氏曰如魏初曹
操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
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

侵擾詔濟陰王新成率衆討之王乃多爲毒酒賊
旣漸逼使棄營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王簡
輕騎縱擊俘獲萬計○陳皞曰此之獲勝蓋非偶
然固非爲將之道垂後世法也孫子豈以他人不
能致毒於人腹中哉此言喻魚若見餌不可食也
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公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
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
安可去之卽知餌兵非止謂寘毒也食字疑或爲
貪字也○梅堯臣曰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敗敵
以兵來釣我我不可從○王皙曰餌我以利必有

竒伏○何氏曰如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
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
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
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
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載土以
豆覆其上鄧弘取之為赤眉所敗曹公未得濟而
放牛馬馬超取之而公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文
醜劉備分取之而為公所破又如後魏廣陽王元
深以也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為于謹伏兵
所破此皆餌之之術也○張預曰三略曰香餌之

下必有懸魚言魚貪餌則為釣者所得兵貪利則
為敵人所敗夫餌兵非止謂寘毒於飲食但以利
留敵皆為餌也若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
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是也

歸師勿遏

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杜牧曰曹公自
征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
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
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竒兵
步騎來攻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遏吾歸師而

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孟氏曰人懷歸心必
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杜佑曰人人有室家
鄉國之往不可遏截之徐觀其變而制之○梅堯
臣曰敵必死戰○王皙曰人自為戰也勿遏塞之
若猶有他慮則可要而擊曹公攻鄴袁尚來救諸
將以為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則避之
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歸意全循
山來則顧負險且有懼心也○何氏曰如魏初曹
操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
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眾繡與

表人公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
悉以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
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遏吾
歸師與吾死地是以知勝齊建武二年魏圍鍾離
張欣泰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
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
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
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也前秦苻堅征晉至壽
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苻叡竇
衝姚萇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

也懼率衆將奔關東敵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敵弗從戰于華澤敵敗績被殺後涼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曹公旣破劉表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吾是以知勝又呂弘攻段業不勝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

圍師必闕

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爲弘所敗古人似此者多不可悉陳

曹操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若四面圍之敵必堅守不拔也項羽坑外黃魏武圍壺關卽其義也○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之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劫掠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

召公卿諸侯王門方略明帝時為東海王對曰妖
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
走耳小挺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即
勅令開圍緩守賊眾分散遂斬臣鎮等大唐天寶
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戰于土門賊眾退
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以縱之賊見開圍
棄甲急走因追擊之盡殲其眾是開一面也○杜
佑曰若圍敵平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欲使
戰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疆救在
表當堅固守之未必闕也此用兵之法○梅堯臣

同曹操註○何氏曰如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
耿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
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故
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
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又朱雋與徐瑒共討黃巾
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城不克雋
登山覩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
內營急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
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徹圍
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則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

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破之又魏太祖
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曰圍
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
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
則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
太祖從之開城遂降又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
河北介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
馬精彊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是時神武馬
二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
牛驢自塞歸道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

等○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
堅戰後漢朱雋討賊師韓忠於宛急攻不克因謂
軍吏曰賊今外圍周固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必
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又曹公圍
壺關謂之曰城破皆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
夫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
必死令人自守非計也公從之遂拔其城是也
窮寇勿迫

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清發闔閭復
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

致死必敗我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
 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覩大軍棄輜重欲
 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
 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
 死諸將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
 也○陳皞曰鳥窮則搏獸窮則噬也○梅堯臣曰
 困獸猶鬪物理然也○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
 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眾討之將軍傅顏
 言之恪曰護窮寇假令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毀
 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今賊

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
 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則未易圖也今圍之
 於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疆援不過於十
 旬弊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
 此謂兵不刃血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
 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眾五代晉
 將符彥卿杜重威經恪北鄙遇虜於陽城戎人十
 萬圍晉師於中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
 之人馬渴死甚眾彥卿曰與其束手就禽曷若以
 身徇國我今窮蹙乃率勁騎出擊之會大風揚塵

乘勢決戰戎人大潰此彥卿為虜十萬所圍乃窮
 蹙之寇遂致死力求生戎人不悟之致敗也○
 張預曰敵若焚舟破釜來決一戰則不可逼迫蓋
 獸則搏也晉師敗齊于鞏齊侯請盟晉人不許齊
 侯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晉人懼而與之盟吳
 夫槩王謂困獸猶鬪漢充國言緩之則走不顧急
 之則還致死蓋亦近之

此用兵之法也

孫子集註卷之七



孫子集註卷之八

九變篇

曹操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王
 哲曰哲謂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
 極其變耳逸詩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
 為九或曰九地之變也○張預曰變者不拘
 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謂也凡與人
 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張預曰

已解上文

圯地無舍

曹操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圯○李筌曰地下曰圯
 行必水淹也○陳皞曰圯低下也孔明謂之地獄
 獄者中下四面高也○孟氏曰太下則為敵所囚

○杜佑曰擇地頓兵當趨利而避害也○梅堯臣曰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何氏曰下篇言圯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也○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為圯地以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衢地交合

曹操曰結諸侯也○李筌曰四通曰衢結諸侯之交地也○賈林曰結諸侯以為援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張

絕地無留

預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為交援

曹操曰無久止也○李筌曰地無泉井畜牧來樵之處為絕地不可留也○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絕當速去無留○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境猶不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操曰發奇謀也○李筌曰因地能通○賈林曰

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為我患乃可濟也○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不至於害也○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為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茲近之

死地則戰

曹操曰殊死戰也○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為私鬪韓信破趙此是也○梅堯臣曰前後有

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王皙註上之五地竝同曹公○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此地速為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不死何待也○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水陳是也從圯地無舍至此為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所叙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為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

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既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
子欲叙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
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操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為變
○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杜牧
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谿蠻軍
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
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
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白費糧不如進壺頭捨

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進營壺
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士卒多疫
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時候書曰舒前上言
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
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
○賈林曰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杜佑曰阨
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為變也○梅
堯臣曰避其險阨也○王皙曰途雖可從而有所
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穀甬阨之
間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

孫子集言
一。二日是也。○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為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軍有所不擊。

曹操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因窮之兵必死戰也。○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彊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為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即須不擊，益為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

○陳皞曰：見小利不能傾敵，則勿擊之，恐重勞人也。○賈林曰：軍可威懷，勢將降伏，則不擊。寇窮據險，擊則死戰，可自固守，待其心惰取之。○杜佑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隘陷之軍，不可攻為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梅堯臣曰：往無利也。○王皙曰：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哲謂：餌兵銳卒，正正之旗，堂堂之陳，亦是也。○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彊，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

孫子集言
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
也不為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操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
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杜牧曰操捨華費不
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
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
拔之未足為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攻不可攻也宋
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
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

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
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
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
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
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
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
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
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
卒用弼計以滅齊國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
年間凡四攻寇魏薄攻寇之南宮縣上黨攻寇之

臨城縣太原攻寇之河星鎮是寇三城池浚壁堅
芻粟米石金炭麻膏凡城守之資常為不可勝之
計以備官軍擊虜攻既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勁兵
來救故百戰百敗故三十年間困天下之功力攻
數萬之寇四圍其境通計十歲竟無尺寸之功者
蓋常墮寇計中不能知變也○賈林曰臣忠義重
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梅堯臣曰有所害也
○王皙曰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懼於鈍兵挫銳或
非堅實而得士死力又剋雖有期而救兵至吾雖
得之利不勝其所害也○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

委之而不為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
能下亦不可攻如士匄請伐偃陽荀瑩曰城小而
固勝之不武弗服為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曹操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杜
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
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
以武昌北岸有郟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
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
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郟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

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
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
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
庾亮戍之果大敗也○梅堯臣曰得之無益者○
王皙曰謂地雖要害敵已據之或得之無所用若
難守者○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已
則不須爭也又若遼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已有亦
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員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
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不聽為越所滅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

曹操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李筌曰苟便
於事不拘君命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是也○
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
死官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
○賈林曰決必勝之機不可推於君命苟利社稷
專之可也○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閫外之
事將軍制之○梅堯臣曰從宜而行也此而上五
利也○張預曰苟便於事不從君命夫槩王曰見
義而行不待命是也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為五利
或曰自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為九變謂此九

孫子集註 卷之六
事皆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李奎曰謂上之九事也○杜佑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賈林曰九變上九事將帥之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例也○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為利也○王皙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何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

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圯地無告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熟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爾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聚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張預曰更變常道而

孫子集注 卷之八 九
得其利者知用兵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
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
安得地之利○張預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
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操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賈林曰五
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
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

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
有窮蹙死鬪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
充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
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
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
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
孤則擊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
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
士也○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王
皙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

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
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為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
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操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李筌曰
害彼利此之慮○賈林曰雜一為親一為難言利
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梅堯
臣同曹操註○王皙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
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
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操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為我害所務可信也○
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
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
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賈林曰在利之
時則思害以自慎一云以害雜利行之威令以臨
之刑法以戮之已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敢欺
也○梅堯臣曰以害參利則事可行王皙曰曲盡
其利則可勝矣○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可以
伸已之事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

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
利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曹操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
李筌曰智者爲利害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
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
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
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
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
懈怠即必爲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

解圍也舉一可知也○賈林曰在害之時則思利
而免害故措之死地則生投之亡地則存是其患
解也○梅堯臣曰以利參害則禍可脫○王皙曰
周知其害則不敗矣○何氏曰利害相生明者常
慮○張預曰以所利而參所害可以解已之難張
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
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夜潛進逼敵遂致克捷此
是在害思利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操曰害其所惡也○李筌曰害其政也杜牧曰

惡音一路反言敵人苟有其所惡之事我能乘而
害之不夫其機則能屈敵也○賈林曰爲害之計
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姦人破
其政令或爲巧詐間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
財耗或演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
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
折也○梅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王皙曰窮
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張預曰致之於受
害之地則自屈服或曰間之使君臣相疑勞之使
民失業所以害之也若韋孝寬間斛律光高顯平

陳之策是也

役諸侯者以業

曹操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
也○李筌曰煩其農也○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
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可爲也事業者兵衆國
富人和令行也○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
令不得安佚韓人令秦鑿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
藝業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目內役諸侯若此而
勞○梅堯臣曰撓之以事則勞○王皙曰常若爲
攻襲之業以弊敵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魯矣○

張預曰以事勞之使不得休或曰壓之以富疆之業則可役使若晉楚國疆鄭人以犧牲王帛奔走以事之是也

趨諸侯者以利

曹操曰令自來也○李筌曰誘之以利○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至我也墮吾畫中○孟氏曰趨速也善示以利令忘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趨敵之間當周旋我利也○張預曰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梅堯臣曰所恃者不懈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曹操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李筌曰預備不可闕也○杜佑曰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梅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王皙曰備者實也○何氏曰吳略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況守邊固圉交刃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傳曰不備不

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爲陳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朱然爲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治思亂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次莫如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慎固其封守繕完其溝隍或多調軍食或益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佚彼老

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屈人之師也若夫莒以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虢以易晉而亡魯以果邾而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張預曰言須思患而預防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故將有五危

李筌張預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操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鬪不可曲撓可以竒伏

中之○李筌曰勇而無謀也○杜牧曰將愚而勇者患也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梅堯臣同李筌註○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貴其謀勝也○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鬪不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

必生可虜也

曹操曰見利畏法不進也○李筌曰疑怯可虜也○杜牧曰晉將劉裕泝江追桓玄戰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鬪心義軍乘風縱火盡斃爭先玄衆是以大敗也○孟氏曰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為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梅堯臣曰怯而不果○王皙曰無鬪志曹公曰見利怯不進也哲謂見害亦輕走矣○何氏曰司馬法曰上生多疑疑為大患也○張

預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乘之可以虜也
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
而先濟是也

忿速可侮也

曹操曰疾急之人可忿怒侮而致之也○李筌曰
急疾之人性剛而可侮致也太宗殺宋老生而平
霍邑○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厚
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
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苻生遣苻黃眉鄧羌討
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

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
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
○杜佑曰急疾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
猶戇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侮○梅堯臣曰猶
急易動○王皙曰將性貴持重忿猶則易撓○張
預曰剛愎褊急之人可凌侮而致之楚子玉剛忿
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晉師遂為所敗是也
廉潔可辱也

曹操曰廉潔之人可汙辱致之也○李筌曰矜疾
之人可辱也○杜佑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

老我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急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汙辱之如諸葛孔明遺司馬仲達以巾幘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濟師魏帝遣辛毗仗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忿況常才之人乎○梅堯臣曰徇名不顧○王哲同曹操註○張預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撓之必可致也

愛民可煩也

曹操曰出其所以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李筌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

救愛其人乃可以計疲○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為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之令其勞頓而後取之也○陳皞曰兵有須救不必救者項羽救趙此須救也亞父委梁不必救也○賈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仁不好鬪戰辱而煩之其動必敗○梅堯臣曰力疲則困○王哲曰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彼愛民必數救則煩勞也○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皞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不耻辱見可知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怒也○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為兵之凶○何氏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己為凶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為大將用兵必敗也○梅堯臣曰當慎重焉○張預曰言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

孫子集語

卷之六

卅九



律